

林說小叢書譯編第八

說小民國

撒遜克後英雄略

下卷

上海

務商印書館發行

每集二一角

最

有

興

趣

之

小

說



林



說

小說月報出版以來。

蒙大雅不棄風行。

一時其中短篇小說。

標新領異尤承社會

歡迎茲特將一二三

年月報中短篇一百

餘種彙刻成集名爲

說林以便愛讀諸

君之流覽茶餘飯後

極良好之消遣品也。

陸續出版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三年六月初版

(刼後英雄略二冊)

(每部定價大洋壹元)

原著者

英國司各

譯述者

仁閩侯林

發行者

和魏林

印刷所

易紹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分售處

商務印書分館

桂林漢口南昌蕪湖杭州福州廣州
開封太原西安成都重慶安慶長沙
潮州雲南香港貴陽南京蘭谿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撒克遜却後英雄略卷下

英國司各德著

閩縣林紓
仁和魏易同譯

第二十七章

汪霸着禮拜服。腰束巨繩。打結垂其端於下。至堡外。守堡者問道人何名。來自何所。汪霸即曰。拍克司弗別司根。我爲聖佛蘭西司道者。聞城中俘虜將就刑。堡外壯士以吾來禮魂。俾上升。守者曰。道人膽力殊高。吾堡中近二十年。無一人敢款關者。汪霸曰。爲道人告城主。道人來意當必見納。守者曰。吾爲汝通。果城主責我去其職守者。則吾必酬汝以利箭。守者遂入告雷極那德。言堡外有道人求面主人。雷極那德聞言。即令入。守者乃列械小啟其扉。令側身入。汪霸一面雷極那德。兇概凜凜。汪霸大憚。即曰。拍克司弗別司根。音甚蹇澀。在他人觀之。或生疑慮。雷極那德。兇狠之狀。人人見而恆撓。自以威儀足以震人。即亦弗疑。因曰。道人何名。且何自而來。汪霸曰。

道人爲聖基弗蘭昔司學者。道行爲綠林壯士所執。言此堡中有二人將就戮。命道人爲禮其魂。俾上升蒼昊。雷極那德曰。然惟道人來時。城外綠林之衆爲數若何。汪霸操羅馬語答曰。匆促中不能指數。然甚衆也。雷極那德曰。汝明晰告之。勿操土音。卽不然。雖爾道流亦且不免。汪霸易其音。吐作撒克遜語。曰。道人見執時。震恐已極。然大概觀其人數。合綠林與佃夫可五百人也。白拉恩適入。卽曰。門外蠭隊乃集至五百衆耶。吾輩當以炬烘之令散。乃引雷極那德至別室。曰。爾識此道流乎。雷極那德曰。吾未之識。彼云自遠道爲人見執。令彼爲使耳。白拉恩曰。汝勿令傳口語。作密書。卽着此道流召白拉守兵入援。吾思此道流荒僞必無深計。卽驅此撒克遜羣豕登之肉肆。雷極那德曰。吾意亦然。乃遣侍者二人引見凱特立克。凱特立克受囚久。性愈躁烈。急步往來於室中。阿失司丹則默坐一隅。靜待融化其胃中之食物。受囚之苦。初不關屬。以爲時至當立行。迨汪霸一入。卽曰。拍克司弗別司根上蒼保佑貴人。凱得立克見道流至。卽曰。道人試入言所以來。汪霸曰。道人之來殆爲二貴人飛。

升之事。凱得立克曰：此何如語？彼即稔惡，詎藐王法？試問我以何罪見戮？汪霸曰：君若令是人發慈祥心，詎非以弱線羈惡馬耶？惟二公生前有何宿孽，故得天譴？試言之。凱得立克謂阿失司丹曰：王孫聞之乎？吾輩至此當作困獸之鬥，勿泯泯作奴死狀。阿失司丹曰：吾已前備與之力，無所撓屈。時二侍者已去，汪霸附凱得立克耳。曰：季父視我何人耶？幸勿自裁。凱得立克曰：汝言吾乃至稔，何耶？汪霸去其面衣曰：此非主人鈍奴耶？主人前此若聽鈍奴之言，胡至此？然今日鈍奴之來，正爲主人脫禍耳。凱得立克曰：是何語？吾亦將何由得脫？汪霸曰：奴子與主人易服，奴代囚，主人先出不可耶？凱得立克曰：汝敢代我察出且雉經矣？汪霸曰：聽之吾本人奴，乃爲人雉經禮我如平人亦云足矣。凱得立克曰：汝胡不先代阿失司丹？汪霸曰：以奴子代王孫於名義固正，然此人與奴子無素，烏能以性命代死？凱得立克曰：鈍奴汝知阿失司丹先世，均吾英國皇帝乎？汪霸曰：皇帝我烏知者？然頸脰屬我，不能賤售於素不相識之人，惟主人求免者，吾允代死。卽不然，吾亦行。凱得立克歎曰：吾老矣，老樹。

宜彫籬樹宜培留王孫正足以待興復且是人爲撒克遜先王之胤與其二人同戮無益也留王孫尙足爲祖國恢復之地阿失司丹亦曰母然吾甯饑餒於此而死萬不欲以義士代主之故吾乃乘其利便竊託以求生汪霸曰主人及王孫素鈍我今日相持不決又須鈍奴代決之矣奴猶之約翰特克之駿馬舍其主人外無能乘之者且來意爲救主人主人弗聽則當留身以歸報綠林之彥且代死之事非饋遺比可以此推而彼郤阿失司丹曰凱得立克汝行矣汝出尙可鼓舞來衆出我於死汝若逗遛不決者二人同盡矣凱得立克曰外間之衆有策能出王孫否汪霸曰爲策夥矣主人且變服先行今日侵晨奴子下書之前尙爲彼衆之領袖今以吾鈍根來易多識之人爲長不旣善耶且堡外之人勇力有餘而智計不足不如主人出而部署之爲良主人行矣歌斯者忠奴幸主垂青並及其狗奴子居此生死未可卜奴苟不幸主人可畫雞冠之手押藏之家中以識有一鈍奴今日爲主人死也凱得立克聞言哭曰汝忠心如是吾惡能不悅汝終良奴然吾意尙欲以策出魯溫娜阿失司

丹及汝於險語已乃易衣且言曰吾乃不能腦門豆言且不省教門中規矩事機一敗兩俱不利奈何。汪霸曰只能作兩語足支應之矣。其言曰拍克司伏別司根此二語猶之行術者秉帚作劇者持棒隨地均需之矣。主人但行無論遇兵與偵察之人均可以此語答之。凱得立克曰若是之易耶然則此二語吾憶之矣。遂與阿失司丹及汪霸別且曰我若不能遽出者當歸而同命以我撒克遜王家之後萬不能聽腦門豆凌踐也。此指阿失司丹而言復對汪霸曰孺子以義出我我能拚百死亦必出汝阿失司丹亦起與凱得立克道別。汪霸曰此二語幸省記也。凱得立克出至穹門之次隱隱見有一女子。凱得立克一見卽曰拍克司伏別司根思欲急行而出而此女子卽作腦門豆語答之。凱得立克不能悉然女子之意實欲請彼往視一被傷之人。凱得立克旣不省其語乃曰吾耳弗聰因復自念此鈍奴教我作教門語吾強學不已至忘其佩刀不爾殺此女子亦可得逸然當日教門之人恆多聾故此女子亦不之怪乃易爲撒克遜人語。語凱得立克曰茲有受傷之人且死幸教士一往慰之。

凱得立克曰吾匆匆不能更有淹留且有大事屬我。我烏能視此病人。女子曰我所陳請者亦死生呼吸之勢。教士務勉力爲我一行。凱得立克曰婢子太絮絮必糾纏不已。胡不將我靈魂去。此時忽有老嫗出而斥女子曰我拔汝出囚拘之室。汝乃怒教士耶。然則猶大人殊昧味耳。凱得立克曰是猶大人耶。趣行勿汚我。我方誦聖經。此口殊不願與猶大人言。嫗曰教士從我。我且導汝行。因謂女子曰呂貝珈往侍病人。更從黝黑中要人而語者。我必不赦汝。呂貝珈遂去。先是挨梵訶之入雷極那德本命歐弗利得爲看護。迨白拉恩旣以堡外事。遂弗擾呂貝珈。歐弗利得遂脫呂貝珈之囚。用代其役。呂貝珈初聞有教士入堡。遂出要教士令託挨梵訶之靈魂。乃不圖並觸二人之怒。

第二十八章

歐弗利得旣逐去呂貝珈。遂引凱得立克至一密室中。一入卽扃其戶。出酒及一小杯置於几上。因曰君殆撒克遜人也。凱得立克弗答。歐弗利得曰君勿見枉。吾鄉音

所習聞也。惟吾於是間所聞撒克遜語。均囚語及奴隸音吐。無如君爲教門自由之人。聆之滋悅於心。凱得立克曰。詎撒克遜教門人不入此堡耶。凡囚之受死者。果爲撒克遜人。宜有土著之教士。爲之懺除。歐弗利得曰。彼焉得來。即有來者。亦分肥贍資。求飲酒食。安肯爲罪人懺悔。且近年以來。闇然無教士足音。即雷極那德少廷教士。至但豪飲而已。今君爲撒克遜人。故我欲求教。凱得立克曰。我固撒克遜人。然不稱爲教士。祈禱之事。初未之習。俟我出後。易一有道者。爲汝懺除。歐弗利得曰。姑俟之。汝須知與君坐語之人。少頃即將入地。吾生前惡眚多。死後苟無教士爲紹何以得面天主。惟吾欲訴吾生平。非得酒不能傾吐。於是仰吸其杯。且曰。恐君不耐久聽。亦請進此觴。凱得立克不得已。亦引滿。媼曰。我前此不如是之癡憊。蓋富足且美。爲父母所鍾愛。今奴矣。方顏色如朝霞時。原爲主人玩好之物。迨中年色衰。遂爲秋扇之捐。君今亦無怪吾生多恨。即吾善詈。亦無人聽盼及吾者。君亦知吾爲前此討圭司登舊堡主人之嬌女耶。凱得立克大駭。曰。汝爲討圭女耶。非吾老友弱息耶。歐

弗利得曰吾父之友無多君殆爲凱得立克乎吾聞諸吾父喜華德老人僅有一子其子又爲吾父之友以君言度之君是矣敢問老人何爲衣教士衣殆隱於教門以求脫腦門豆人之殘暴凱得立克曰汝且勿問吾之生平惟汝辱在是間而不求死罪罟已屬無量歐弗利得曰吾罪固重即靜修亦萬不能彌吾過想吾父兄均死於此堡而吾乃忘仇而事敵即偶一噓氣亦開罪於天矣凱得立克曰汝眞負慝之女人汝父親戚咸以爲汝父之女愛而利加此爲歐弗利得之本名殉節矣胡爲偷生於此且不止偷生乃無恥事其殺父之仇王法天理淪喪都盡歐弗利得曰此事豈吾所願吾惟深恨雷極那德一家之人故負辱偷生圖復其仇凱得立克曰汝甯短一刀耶胡今日尙爾生存設我預知討圭之女忍恥事仇則我撒克遜之利劍早寘汝脰何待今日歐弗利得曰丈念念故人至怒其女不肖則丈平日稱爲撒克遜凱得立克爲非妄稱矣吾雖在此沈黑之中亦知外間有遺老心懷宗國者然吾恒聳動其父子操戈於同室中一日老賊被酒即爲其子以刃加其喉吾親見其流血也此事至祕。

今日吾第一次告丈人者語至此忽如癟發仰屋祝曰天下窮凶極惡之事悉出此
堡中願屋宇立傾蓋此萬年不朽之惡迹凱得立克色少霽曰汝情人見弑於其子
汝後此之事如何歐弗利得曰自逆豎行弑後吾遂屏居高樓之上但聞外擣之人
呼號之聲而已不更省其他凱得立克曰汝所爲如是即舉道行高絕之教門人亦
萬不能與爾贖罪汝靈魂之中已長痼疾舍天主外無能爲汝施治矣語已即行歐
弗利得曰丈勿行吾惡迹汹湧於方寸中如沸潮丈必有以救我凱得立克曰汝罪
旣稔而吾又非教士胡能爲力歐弗利得曰此二十年中吾恒聞人言丈爲信天之
叟以信天之叟誠與天通苟能援我不至令我無望凱得立克曰汝惟自行懺悔我
無奈爾何歐弗利得怒曰丈且留須臾丈必欲行者吾恶心將復熾丈須知汝旣爲
凱得立克彼雷極那德聽丈行耶凱得立克曰聽彼如何我死亦爲撒克遜種人不
如汝貪生而忍辱以我思之甯見罪惡之雷極那德不願與汝陰人作絮絮語歐弗
利得麾手曰汝行汝行旣不憐念故人之脣亦將聽汝今天人旣不吾容吾所行事

亦必令天下知之。如吾死之後。或動有識者之憐憫。凱得立克此時怒亦少止。曰汝更勿爲惡。須靜中禮天。歐弗利得曰。丈殊未知吾所履之境地。今日聽丈言。忽悟人生應盡之義。天下人惟不畏死者。始克有濟。丈待之。生前厭我。或吾死之後。丈當太息愛而利加。不媿爲討圭兒也。今聞外兵攻堡。且急。丈趣出以兵禦之。但見墻上有紅色旛。顫於風中者。可力攻此堡。吾力能中亂其守者之心。丈可勿費大力。此堡下矣。丈今趣行。更勿問我從中作何舉動者。凱得立克方欲更問。忽聞雷極那德之聲。叱曰。嬾道人安往。得毋爲奸細耶。歐弗利得曰。丈勿恐。但行。遂啓一小扉。趣出。雷極那德粗豪人也。又在黑暗之中。初不辨認。見道人出。即略與爲禮。曰。此二死人與爾絮絮作語。今將長辭人間。宜其如是。汝今告彼二人以死狀乎。凱得立克曰。彼人見執。已預知死所矣。雷極那德曰。汝語何以純爲撒克遜音也。凱得立克曰。吾在惠多而廟中受洗。雷極那德曰。汝能爲腦門豆人。則更妙。今茲事急矣。不能恣我所擇。設無事之時。汝撒克遜人。即以道人服來。亦不能免。凱得立克曰。此全恃天主勅旨。君

今欲吾何作。請言之。雷極那德曰。從我行。且行且語曰。汝見撒克遜羣豕圍吾堡乎。汝能以術告來兵。遲至二十四點鐘外來攻者。則吾計遂矣。復作一書曰。此書卽易其口語曰。汝識字乎。凱得立克曰。否。吾經文皆得自口授。雷極那德曰。然則佳極。汝將書告腓力。言書爲白拉恩手筆。求彼速趣堯克。以兵來援。吾輩死守以候來兵。媿極媿極。不圖羣豕圍城。以堂堂英雄。乃受困於此輩道人。當以術牢籠之令勿走。待吾兵至。悉復吾仇。於願始遂。凱得立克曰。如將軍令。至撒克遜人之無狀。吾必不令其一人逃越。雷極那德曰。汝非撒克遜人耶。奈何聽汝族人之死。此語得母奸詐。凱得立克素不爲妄語。至此急智忽生。曰。此種皆羣盜。天理王法皆礪。吾何能親之爲同種。雷極那德曰。此語良然。此種人至欲刲取聖母堂中祭器。豈復謂人。凱得立克曰。是種人殊違天。雷極那德曰。汝爲教士。在理宜與我輩同仇。凱得立克曰。吾亦爲彼所執。挾仇而求復之。惟天主知我心也。於是雷極那德引出後戶。示之以道。曰。汝能爲我勾當此事。再來面我。定能使撒克遜人肉較狗肉賤也。吾見汝亦嗜飲之人。

功成當就吾飲。凱得立克曰。必如約。雷極那德出金錢一枚賜之。且曰。汝苟敗吾事。必剝皮而張之。風際。凱得立克旣出行久之。反擲其金錢向堡。曰。留此錢與爾同死。雷極那德初不辨其何語。此時心頗疑惑。乃顧左右射之。已而復曰。俟之。彼非宵小者。詎非自敗吾事。因曰。極而司。汝往擒凱得立克及阿失司丹至。賓之軍械庫中。於是二人移囚於軍械庫中。雷極那德旋亦至門。見此二囚以四人筦之。雷極那德命酒酌。旣始問來囚時。汪霸以冠蒙面。室中無光。雷極那德又未面。凱得立克因而弗覺。但曰。二雄聽之。吾堡中待客如何。客無苦否。前此約翰親王以公宴歎汝。汝乃凌之以氣。余今將倒懸汝尸於牆。聽羣鳥來啄汝尸。凱得立克汝趣報我。胡默默如啞人。汪霸曰。倒懸亦佳人家。恆言吾爲鈍根腦球中顛倒。因而弗靈。今獲倒懸吾腦。將還其故居。詎不甚善。雷極那德曰。此何人。必非凱得立克。汪霸擲去其冠。出示頸上。銅圈。奴圈也。雷極那德叱左右曰。極而司。克來門德。汝以何人來充。凱得立克也。白拉守適入。卽曰。此凱得立克。弄兒也。汝尙憶是人。曾以木刃與以撒鬪乎。雷極那德。

曰。健哉奴子。趣以人來懸此二囚。彼非以贖金來。無能出此。且此出亦非易。必盡令退去堡外之賊。並自具手券。後此相見。終身以奴禮自待。復曰。趣取凱得立克。胡爲誤執其奴。汪霸曰。趣取吾主人耶。汝輩以我爲愚。汝乃眞愚。恨不之覺。雷極那德駭曰。彼作何語。而左右亦曰。囚室中無凱得立克果。有凱得立克者。亦安往。白拉守笑曰。以吾觀之。凱得立克變服遁矣。雷極那德曰。噫。吾乃自關後扉送凱得立克行耶。汪霸汝豈卽服道人衣誑我者耶。我今爲汝薙髮送汝於城外矣。汝素以詆謔見長。此時尙能試汝故藝否。汪霸知已臨命。然猶不改此度。即曰。謝長者惠。我以汝所言殆欲以紅帽賜我耶。我爲小行者。乃一擢爲紅衣教士。升途何其速耶。白拉守曰。此人臨死尙能雅謔。眞趣人哉。雷極那德汝勿死是人。請授我儕之弄人之列。汪霸汝心甘乎。汪霸曰。我尙須待主人之命。君不見吾頸之圈。一日見圈。終身莫脫。且不待主人之命。何得自由。白拉守曰。撒克遜之奴。圈以腦門豆鋸鋒斷之。易耳。汪霸曰。此言良然。惟是間有童謠。汝必未之聞。吾爲汝誦之。曰。我有嘉木。腦門豆樵之。我有頭。

頸。腦門豆轡之嗟夫。腦門豆之匙。攬吾羹兮。腦門豆之侈。移吾情兮。腦門豆肥。撒克遜瘦。撒克遜興。腦門豆走雷極那德怒曰。此何如時。汝乃傾耳聞鈍奴作歌耶。吾取援之書已落奸人之手。自因此堡。詎非坐待其亡。白拉守曰。然則挾吾衆登城矣。汝不見吾向來搏戰之局。無若今日之亟亟乎。趣呼白拉恩。今日守城。當如巴勒士丁中之苦戰。卽汝亦當同行。有我三人。則撒克遜之登堡。如登雲之難矣。卽使媾和。胡不與此撒克遜人開議。乃授阿失司丹以酒。曰。汝以此潤其咽。試發聲告我。果求歸者。當示我以言。阿失司丹曰。事當籌其能任者。果見釋。必以一千馬克奉償。雷極那德曰。一千馬克外。尙須麾去堡外之衆。和議始成。且此堡外之徒。上干天和。下藐王法。留之大非善著。阿失司丹曰。試與凱特立克言之。或能見允。雷極那德曰。然則議定矣。以一千馬克來汝自由矣。撒克遜汝聽之。此數絕妙。不能括以撒而盡贖之也。白拉恩至急曰。以撒之女不在議中。雷極那德曰。凡與汝同俘者亦然。阿失司丹曰。猶太人聽汝所爲。我若援之。不成爲基督教人矣。白拉守曰。魯溫娜當屬我。我不能

徒費精力。一無所得。雷極那德曰。贖後獨留此弄兒。我將痛繩之以法。爲侮慢貴人者戒。阿失司丹正色曰。魯溫娜我聘妻。卽梟轡。吾身亦不卽允汝。汪霸者不惜。一身來揀其主。甯舍吾命。汝輩不能挫其一毫。白拉守曰。魯溫娜乃云汝妻耶。以彼美人。乃偶汝廝役。嗟夫。撒克遜汝勿夢囁。此時尙以爲爾祖生前七國並立時代耶。今實告汝。約翰親王在上。不聽汝輩言。勝國之殘貴也。阿失司丹曰。汝何言。若以門閥論之。吾雖亡國之餘。較汝輩狗盜遠矣。若輩之得生。全以若祖力。能爲盜盜人之國。且吾祖累世爲王。戰必以勇謀。必克臧。戰績仁聲。被之雅樂。卽弓劍所藏。咸有先賢爲之表彰。雷極那德見白拉守爲阿失司丹所窘。忽笑而言曰。白拉守汝今日困於阿失司丹矣。白拉守曰。吾與俘囚何較。彼支體旣見縛。口中良可聽。其自由復與阿失司丹曰。儘汝能言。魯溫娜不出此堡矣。阿司失丹聞之不答。此時忽云門外有道人。欲見將軍。雷極那德曰。此道人眞耶。僞耶。汝輩往檢其身。若仍聽奸人闖入者。吾必剗汝之睛。以烈炭填之。左右曰。此次果再導奸人入者。聽主人刑戮。主人侍者逐司